



雜著

學約請問與孫退谷先生問答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云云此與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無異陽明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云云此與性無不善之說無異何世之駁陽明者多也先生曰程子此說是人以生為性便有善惡若性原無兩物相對其流為善流為惡是生之性非人生而靜以上之性也譬之水其原本清流為清流為濁總皆水也但非原初有清濁相對耳此學問極透語與後人語相

去千里

明道先生真亞聖也余觀彼透體於二氏中過來者又程門上蔡與游楊三先生皆從禪裏打過來此等語載之集中使讀者且曰明道先生從二氏中過來吾輩學禪何碍不幾爲後世嚆矢乎先生曰二氏邪說足以煽惑一世沿流千百年豈易至此非吾儒深入其室盡破其迷謬何可振醒後學若此如韓昌黎以禍福因果之說斥之未有不爲異端所笑者故宋之大儒無不洞曉其旨而批根導窾彼始無遁情後之墮於彼教者皆未遍讀其書而徒事觀場所謂不

入虎穴安得虎子也

顏子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工只看大易便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蓋謂不遠復也愚謂喜怒哀樂怒爲難制吉凶悔吝過則多端不在此處用功終非克己之學何如先生曰顏子亞聖觀其不違如愚所學固不離於怒與過豈專在怒與過讀昌黎不貳過論亦淺之乎視顏子矣朱子曰顏子之不遷不貳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此語可思

祭位西上以次而東今改設是否先生創行設如士大夫家祠堂一間東西不能容許多桌子且祔位退

後又安得有如許餘地恐難通行至於神主高若干
櫝高若干今尺準周尺若干近世多不如式先生曰
祭禮不宗西上之制非始於不肖先儒皆行之祠堂
止藏神主朔望及時祭於此行禮若大祭合祭皆請
主於正寢祭畢奉回祠堂如 朝廷藏神主於寢殿
祭則於 太廟正殿乃古禮也

古禮主人主婦男女同祭樞改爲主人率衆男先祭
畢主婦率衆婦行禮止獻茶此斟酌古今不能強同
也未知是否先生曰祭日於正寢設一幃主婦先在
內凡茶酒湯飯皆主婦率子婦等親入器中使家人

妻送出家人接遞與主祭者親獻三獻皆然男子祭
畢少退主婦率諸婦拜仍入幃主祭者送主撤饌禮
畢

續學約不入月川楓山後渠念庵功在孔門尚少耶
涇野涇陽少墟功在孔門頗多或當日有人指摘亦
遂減其分量耶先生曰月川楓山後渠功在孔門與
涇野諸公無差等而薛胡羅高四先生學識更卓用
功甚深細心參酌自見近日熊敬修先生欲以涇野
入集然其語錄欲分爲十四類便不能及涇陽所著
五先生抄釋多有未合處然不敢輕肆盡言也

如晤語與孫鍾元先生問答

竊聞先生曰子臣弟友盡分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是終身行之不盡處樞謂分何以盡只要忠恕禮何以合只要克己節何以中只要戒慎恐懼又樞終身無行而不當盡處先生曰庸齋之板實即江村之認真也真人本色開口托出

先生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能事畢矣樞謂素位而行之君子上也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次也循理守法安命樞之所謂不倒也先生曰成功一也

先生曰或曰士不可以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並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可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並宜讓今人樞謂不宜讓者是引之使進也宜讓者是抑之使退也因人施教之法或言亦宜並存不宜抹倒先生曰有前段自應有後段如雜卦一反一正相互者然

有問處事之道者先生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樞謂水到渠成者是堯則天舜恭己禹無事孔子不踰矩也學者引水開渠時這等話且莫說得太蚤先生曰正好理會

先生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樞謂此孔顏真樂源頭處也下學上達欲罷不能安可奪乎先生曰人各有不奪之志獨孔顏真樂是其源頭

先生曰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樞謂首二語如曾子之三省身漆雕開之未能信是也次二語則孔子所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末二語則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也賢可勉而能聖不可學而至若說與初學人恐引入圓熟曠蕩

一路矣先生曰法非專爲初學說先生慮及初學便是爲初學說法思深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諸儒却未說明樞謂無私則一體兼愛非一體堯舜生殺予奪孔子筆削褒貶纔是一體學者切莫錯認先生曰無私與兼愛自別孔子罕言仁故論人亦不輕許仁而儒者率云孔門之學先識仁仁從何識乎樞謂仁者無私之謂心安理得之謂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理得也生熟之間違合之分耳識仁者亦求之無私而已矣求之心安理得而已矣先

生曰罕言仁無躐等之教也除却心安理得所言何事此論得之

先生曰周元公而後程正叔不讀佛書樞生平未見所謂佛書道藏者爲何物雖云不博却落得胸中有大受用口中無大辨駁先生曰有此大受用又何用大辨駁

何以止謗曰無辨昔人之言也何以別異端曰無辨樞之言也無辨者非徒閉口要盡其所當盡耳先生曰極是

樞常聞人有言釋氏云終日喫飯不挂一粒終日着衣不挂一絲人皆贊之樞謂此二語只是一個沒天理吾儒終日喫飯粒米皆挂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讀此能不挂乎吾儒終日着衣寸絲皆挂詩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讀此能不挂乎若讀至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樞恐普天之下食者衣者俱不自安矣此豳風之所以告成王也吾儒異於釋氏寧俟辨而知之哉先生曰儒家用世釋氏出世用世者自挂心出世者自不

挂心所謂法各爲用道不相謀也

樞有三關循途而過焉第一關違禽獸不遠第二關
悅不若已第三關言行不相顧樞平日策勉如此讀
先生耻不耻之間其人禽之介乎更嚴矣先生曰人
不肯認者我不諱便是大過人處

先生題三教堂云法各爲用樞以四字足爲一聯曰
道不相謀此都門讀答問時申明先生之意今錄而
質之以志十年同心之一端云

按家禮朱子曰薦新告廟祠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
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祠行禮可也

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
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
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
不讀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處言
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家祠之祭雖廢而幽
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
墨其衰凡出入居處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
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
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一合於曲禮即
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

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
可以畧倣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
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家祠可也樞讀此畧爲
叅酌三年全廢祭禮朱子之說固是四時祭日以墨
衰行禮杜預之說亦有可商樞平日家祠祭禮止三
獻讀祝不受胙而鄉中先達亦從未見墨衰之制竊
欲畧倣前人諸說於小祥後旣以練服爲冠去首經
負版辟領亦不必復製墨衰止以練服四叩於祠外
畢令嫡孫輩除服者告獻並不讀祝或亦幽明兩無
憾之道不然祖宗三年不血食不見子孫俯首於堂

下靈爽其安乎昔人因情而制禮後人酌古而準今
故寒家有家禮酌一書蓋取擇善而行曰酌之義也
質之先生先生曰禮以禮其心之所安而已心之所
不安者便非禮夫子大林放之問本喜商也之起予
其言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意自見

願學堂講子曰學而時習之一章

今日開講先要說明一箇學字這學是我夫子一生的本領一生的受用却把與天下萬世人的本領天下萬世人的受用我輩每日讀論語開卷說學而時習之還是學箇甚麼大家一想少不得生一點愧悔的念頭起一番踴躍的精神就好講這箇學字這箇學如周子云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程子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朱子云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總要致知力行爲主今人於聖賢之善多是浮

慕不能真知故行不去辟如四方之人要到京師來必先向走過的人討箇端的某處是水路從某處上船從某處登岸某處是陸路從某處渡嶺從某處過關了了知得分明然後程程走去東西南北都可到京師學聖賢定要如此此刻講書是知轉刻踐履是行若知而不行便是不肯走聖賢的路了終到不得聖賢地位與草木同朽腐而已雖知何益故夫子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指與人一條大路教人尋討活潑潑趣味覺得聖賢原在我心體中親切領會當下承接無一念不合聖賢的理無一事不合聖

賢的道心體上充滿洋溢渾是聖賢對照如掘井而及泉如磨鏡而見光何等快心愜意這箇學原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我嘗得真趣味便要公於人人曉得真趣味便要資於我所以同志之人因一人以及多人因近者以及遠者都要來商量箇為聖賢的法子講求到正心誠意處各得本性所同然一齊向聖賢路上去自此脩身明道有朋安民致主有朋世道盛衰人心消長道統絕續都在這朋友身上朱子云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方還了我萬物一體襟懷初則一心獨悅今則衆心共悅豈不可樂故曰有朋自遠方

來不亦樂乎這箇學幸有同志者知之他人知與不知何損於學我只時習便了我只與同志者講求便了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流俗之人他怎麼能彀知我的學這種流俗之人纔與他說箇為聖賢必無信從之理就如醉夢痿痺吾方矜憐哀憫之不暇那裡有一毫怨尤的意思這等便是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到底是聖賢與人為善一片熱心腸成已成物而又不忍棄絕流俗之人非君子而何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成了君子就成的聖賢只是一箇學字一息如是終身如是大家猛省憤發如紅爐點雪如撥雲見日端不負此番講論已至賢者學聖未至賢者學賢當自今日始

願學堂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一章

曾子時習工夫只看吾日三省吾身一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親了怎麼擔的這担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却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為人謀是人我一體的胸懷必如舜為堯謀禹臯稷契為舜謀孔子為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

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
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
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
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
得一貫真傳後來啟予足啟予手時候方卸下弘毅
担子完了日省勾當此真時習之學終身不能盡一
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三件且學曾
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令
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為人謀較為已謀孰忠與責
善的朋友交較與比匪的朋友交孰信傳道義之傳
也

較傳名利之傳孰習從此肯一省察便是曾子後身

願學堂講子夏曰賢賢易色一章

這時習之學原是實地上做工夫不是記誦文章了
事顏曾以下如子夏子游是有聖人一體的他兩人
都以文章著名却不重文而重行看賢賢易色一章
便是他的學問故說人生在世學成個賢人孝子忠
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
要明這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多
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已彫喪了那
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愛君於
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識

的好色念頭是病心上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為
真念人心變為道心心地上何等清明或見賢人所
行之事實寔效法他或聞賢人所立之言實寔尊奉
他世間孝子忠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所好的我
所好在孝子事父母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
就能致身我所好在信友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
竭也有菽水承歡的也有爵祿榮養的總要立身行
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庶人服役的也
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負了君這言如
何有信或言賢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為子當孝為

臣當忠的總要責善告過纔不欺了朋友這樣人人
倫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難道沒些學力做到這地
位既說他未嘗記誦這等清心寡欲明善誠身可以
對親可以對君可以對友在不覩不聞之地理欲交
戰之時用了多少工夫從勉強而幾自然豈不是真
實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一生功力和盤托
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倫則
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
心屈己是第一難事是第一要務此處見的明行的
當別項一線穿去自不差錯學者不可不知也

願學堂講子曰君子不重一章

孔門時習之學賴有君子一種人勇往擔當全要固學纔是載道之器若心體有一些不厚重舉動便覺不威嚴如容貌既不能遠暴慢顏色既不能近信辭氣既不能遠鄙倍終日所學言的都是虛文行的都是偽事這就是學不固了君子貞固足以幹事許大經綸從此做出原非色莊襲取斷斷要主忠信忠信是一點至誠無偽的心為聖學真根本所主在此直向聖學遠大處勇往擔當言的是這個忠信行的是這個忠信任他生死利害毀譽總搖奪他不得所學

何等堅固要知君子所學何事不過在為善去惡上做工夫須要與我為善之人則取友為急須要盡我去惡之力則改過為急言忠信行忠信此人纔可為友不忠不信正是損友如何濫交的言忠信行忠信此心纔可無過不忠不信正是隱過如何苟安的惟君子誠實為善故取友如此其嚴誠實去惡故改過如此其速内外人已無一不修纔是君子之學我輩果在此處尋聖學的種子當自得之也

願學堂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

這個時習之學我夫子原有當身的指點看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便知為聖賢更無別法只是存養天理不可虛度年華所以十五就有十五之學立志必要為聖賢今人立志便圖功名富貴蚤虛度此十五年了既到三十須成個三十之學在天理上立定脚跟一切紛華靡麗曲學異端都搖動不得今人風吹草動引的心去便虛度此三十年了既到四十須成個四十之學涉世既深萬物都體驗一番凡天理當為的畧無一毫疑懼在胸中今人遇大利大害都

是疑關便虛度此四十年了既到五十須成個五十之學從事物上返到源頭處覺得天地間萬事萬物都從天命付來纔到了下學而上達田地今人逐末忘本將分內事諉之氣數便虛度此五十年了此時窮理盡性樂天知命天理都是爛熟的既到六十須成個六十之學隨所聞見入耳不費思量渾若固有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的一般今人聞善言見善行只作口邊風過去便虛度此六十年了到的七十工夫無息涵養純粹昔日從耳入者一一合於心今日從心起者一一合於矩這

矩是堯舜相傳一個中字不踰矩如允執厥中一般乃一片兢業小心不敢自是的念頭雖七十猶學也今人晚年怠荒便虛度此七十了我夫子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不但撰出個時習的年譜把與人聽却寫出個時習的小像把與人看自今思想我輩年紀有十五的有三十四十的有五十六十的自返於天理上若何今日若悔這十年前的缺欠也須慮個十年後的地頭定要學到聖人那一件此志便不可限量纔是時習之學有志為聖賢者各宜體會

願學堂講子游爲武城宰一章

再看子游爲武城宰一章子游旣列文學就該在文章誦讀上取人乃夫子一問得人却舉一個滅明以對可見平日胸中全以名節道義爲重故物色此人爲一邑中矜式想滅明光明正大善行不止二事自其小節而爲人所難者言之詭隨苟且世俗所喜滅明行不由徑這就是行已有耻的根基奔競干謁世俗不免滅明非公事不至偃室這就是大公無我的器量看他一舉一動旣可挽俗維風又非矯情絕世凡有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關乎風化合乎典禮每

至偃室相與有成可知也此等人品必見重於子游此等邑宰必見重於夫子若非學聖人之學怎造到這田地我輩居官當以子游爲法居鄉當以臧明爲法這是子夏子游以文學之賢敦重實行如此孔門諸弟子槩可知矣

願學堂講子曰德之不修一章

這個時習之學原是說的樂的我夫子却有憂之再看德之不修一章正是爲聖賢實實的工夫有是憂纔有是說樂也修德在人倫日用上修不是修邊幅講學在道統血脉上講不是講章句徒義者聞得天地間義所當爲之事即轉圜以從改不善者見得心性內不能自安之處即省察勿憚如此便是時習之學自然說樂只因這幾件是終身不盡的事我夫子安得不憂但今人所憂者功名不盛富貴不長子孫不保耳看我夫子只要修德講學遷善改過功名比

於帝王富貴長於天地子孫保於萬年奈何人之所
憂不在此而在彼倘人人肯憂聖人之憂人人皆聖
矣我輩要知今日講學正爲修德遷善改過而講也
請勿錯認纔是會講學的人

願學堂講顏淵問仁一章

這個時習之學孔子自少壯以至衰老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工夫不息如此不獨聖人爲然大賢以下都
是這個工夫成就的如顏子工夫從克己做起把如
愚足發的本領漸漸純熟到三月不違處曾子工夫
從省身做起把任重道遠的本領漸漸純熟到一貫
處我輩要學聖人且從二子身上體貼領會試看顏
淵問仁一章孔子只教他克己復禮何說天地生人
心中各具一段天理自其藹然與物爲體處是仁自
其秩然與物有節處是禮這天理本是我所固有的

向爲私欲障蔽都埋沒了這私欲原從何來就在一個已字上有種種妄想種種過端行將出來都是沒理的事既行沒理的事免不得殘忍暴戾了何以爲仁故克已復禮是切實下手工夫須從此處斬釘截鐵一刀兩斷把這私欲除的乾乾淨淨我的天理立地復還於我我胸中原自民胞物與生意流通的障蔽一撤純是天理境界吉凶痛癢處處相關如遊子歸家如百川歸海渾然一家一派堯舜在上禹稷在下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溺曰我溺之孔子在洙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天下聯屬到胞

與中來所以說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看這等直截迅速毫無停待分明萬物皆備於我克者誰之已復者誰之禮歸者誰之仁一點靠人不得不由乎已更由乎誰此時夫子說的勇決顏子便要爲的勇決隨請下手條目孔子直說出四箇非禮來都貼在已上去視聽言動一件有過不及處便是已四個勿字方是克已非禮者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是禮者視之聽之言之動之便是復禮總之胸中先有禮字作主沒禮的事到來都無着處我的耳目口鼻何嘗由人制伏由人關防故說由已而不由人顏子當仁不

讓合下信的下手去做不離當身而可通天下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其勇決如此看他一日克己復禮終日如愚足發三月不違仁領了多少聖訓用了多少實功纔成個時習之學造到未達一間地位當日夫子教顏子工夫精細我輩且從粗淺處各自檢點猛然承當當從耳目口鼻做工夫將這淫聲美色浮言妄動四件一一勘破莫任已便倘有一件到來就把天理去省察克治明鏡在中四面皆照一夫當關千人自廢何處埋藏躲閃私欲去得淨盡天理葆得完全這樣人品可令風聞者慕觀面者親我無私於

人人無私於我豈不是歸仁氣象顏子學聖人未達一間我輩學顏子亦庶幾未達一間可不勉哉

這章書是顏子一生的本領自請事斯語以後著了這勇猛心腸時時在已上做工夫看他不要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見其進未見其止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這都說他實實克己實實復禮無一念一事不是請事斯語的日子工夫純熟到極處也不過遷善改過懲忿窒欲求師問友發憤進步我輩却把這裡看得沒要緊便

使顏子復生也引不到克己路上去大家猛省

願學堂講仲尼曰君子中庸一章

孔子時習之學自曾子得其宗傳再傳之子思子思慮聖道遠而異端起故作中庸以明道之原於性命者是中此中在日用常行處無過不及是為中庸看他引仲尼所言一章說君子者性命完完全全本體恰合當然之理故中庸小人一團私意與性命大相違背故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其人既是君子原有為善之德又用了戒慎恐懼工夫其存心制行自然隨時處中也不過喜怒哀樂子臣弟友在這裡處的停當即如孔子與上大夫言閭閻與下大夫言侃侃

麻冕純儉便從衆拜下是禮便違衆這都是時中樣子不是一味隨時亦不是一味執中這纔是君子中庸若小人之反中庸也其人既是小人原有爲惡之心又無戒慎恐懼工夫其應事接物全是肆欲妄行如行險徼倖索隱行怪這都是無忌憚樣子本欲背叛其實又不得不竊附其名這便是小人反中庸君子小人不同如此要知這時中就是時習的真境無忌憚就是不悅不樂不爲君子的僞腸我輩要學聖人之學各自檢點一番勿蹈無忌憚行逕便是時中路上的君子這一部中庸也只是教人學時中戒無忌憚便了會心者當自知之

願學堂講孟子曰自暴者一章

子思再傳之孟子也是這時習之學孟子所著七篇
只道性善求仁義是他本領看自暴自棄一章說人
性皆善沒一個不是可學聖賢的要學聖賢全在自
家奮發保全仁義完成一個人世間有一種人人不
肯暴害他却自家暴害這就不可與有言以引導他
又有一種人人不肯棄絕他却自家棄絕這就不可
與有爲以鼓勵他何謂自棄因他把天生與我禮義
之理是最美的却言語非毀一味私欲陷溺去雖引
導他只不肯信便是自家暴害自家何謂自棄因他

說天雖生與我仁義之理我這身子實不能勉強承認一味怠惰因循去雖鼓勵他只不肯行便是自家棄絕自家這兩種人怎知仁義是我性分中至安至正的理一刻離他不得離了此一所宅子其餘都是危地離了此一條路子其餘都是邪地奈何將自己安宅曠了不肯居將自己正路舍了不肯由錮蔽既深性命全失甘心做了不仁不義之人豈不可哀這哀字明明說他雖生猶死天地間枉生下這人了我輩若時時居了安宅由了正路這便是時習之學且悅且樂而為君子朝聞夕死何至於哀看了這章書也

知孟子七篇之中願學孔子在此要大家體會

願學堂講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

孔門時習之學只是求仁傳至孟子直直截截指出本體來教人猛省體認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世人只曉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上思量計算便是心孟子却說這是私意不是心仁是人心世人只曉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中出入往來便是路孟子却說這是坑塹不是路義是人路可見爲人個個存這一個心的個個走這一條路的奈何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舉步動念都到不仁不義處去了喪了自己本有的物留一個空空軀殼隨着世俗

漂流無所不至豈不可哀試看人家失了一雞一犬其物至輕他覺的從那處放去就從那處求來何等明白了當既做一個人只有這一個心難道自己放了去如一所房子失了主人翁一般反不知去向何處雖終日學問不過聞見上奔馳心愈放去道愈遠故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若學道問道只在天理上用工夫時時涵養體察講習討論都是此心但覺放到聲色勢利楊墨一邊去一旦反來再莫放去斷無今日求明日又放之理看無他而已矣五字真是斬釘截鐵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子

夏所謂博學切問仁在其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都是求放心的學問孟子願學孔子只是這些血脉教世人成得一個人也只是這些關頭必盡返聲色勢利楊墨之習歸於仁義纔是真學問我輩誰無心或放在酒色邊或放在名利邊或放在佛老邊種種不同各宜翻然自返去邪歸正莫負孟子這段點撥苦心也



